

# 生态学的道教视角 ——兼评乐爱国的《道教生态学》

谢清果

(厦门大学 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生态危机的化解需要宗教的参与,“道教生态学”的兴起便是宗教回应生态危机的积极成果。道教凭借其“道法自然”、“贵生恶死”、“天人互盗”等思想观点,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生态智慧。乐爱国先生的《道教生态学》一书便在这方面作出富有开创性的探索。

**关键词:**道教;生态学;宗教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6)04-0016-03

生态危机引发学者动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改善如何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全球生态意识凸显的时代,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因其独有的悲天悯人情怀,虔诚地规范自我的宗教信仰,能够对生态问题有所作为。

## 一 小荷才露尖尖角:萌动中的 “道教生态学”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可以推源于德国著名科学家海克尔,他在 1866 年出版的《普通生物形态学》一书中,最早将生态学定义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科学”。到了 20 世纪下半叶,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凸显,生态学研究范式出现了重大转型,由原来生物学领域单一研究范式,扩展到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范式,从而丰富发展了生态学的研究,拓宽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出现了人文生态学、人类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经济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城市生态学、生态伦理学以及生态哲学等新兴边缘学科。在这背景下,宗教生态学也随之萌动。美国的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教授是较早注意到生态与宗教可以联姻的西方学者,他说:“让我们沿着科学价值和传统价值从矛盾到互补这一思路进一步考察东方宗教中广泛提到的因果报应和再生的信仰。”“从宗教中推衍出来的再生观念,为有价值的生命提供了一个理由,能够加强生物学意义上的环境保护。”<sup>[1] (P268)</sup> 宗教生态学,一般说来是指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关注和参与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自成系统的生态智慧。

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在近代诞生,然而,它的思想源泉却是根植于人类整个文明史。早期人类文明突出的文化形态就是宗教,此时,蒙昧的人类以宗教的方式诉说着自己的愿望,也探索着安顿自己生命的有效途径。巫术便是当时人类试图模拟自然,借助自然的力量,来保佑他们获取食物、消灭却病等目的的一种操作方式。作为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巫术实际上表明先人在自然宗教的神秘氛围中暂且透露出些许试图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贵努力。进而阶级社会以后,自然宗教逐渐向伦理宗教转变,此后的宗教往往是作为人们现实生活缺憾的弥补,以曲折的形式表达着自身生存的理想,也为自身的活动提供神威依据。“尽管宗教常常使沉湎于幻想之中,但是它也是人的一种生存意识,也是一种维护生命的手段。”<sup>[2] (P229)</sup> 宗教作为长期伴随人类的文化现象,它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同样在看待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三者关系方面有着自身的认识与做法。宗教生态学就是从宗教的视角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研究宗教教义及其经典,阐发其中所蕴藏的生态思想。宗教对信徒的思想行为能够产生强烈劝导功能,通过信徒内心信仰宗教教义客观上会转化为维护生态环境的切实行动,虽然他们的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生态。因此,我们认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认识不但需要通过科学的理性分析,也需要像宗教、哲学那样的精神感悟。“单靠科学理性的分析得不出人在现实自然界中的切身感受,尤其是得不出哲学与宗教上关于这种统一关系的精神体验。”<sup>[3] (P243)</sup> 事实上,世界各大宗教大多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比如,伊斯兰教试图构建一个人类理想的幸福乐园,来引导人们避恶趋善。在这个幸福乐园里人与自然亲密无间,祥和安宁,而要进入这个乐园的人们应当听从真主的教诲,视万物为真主创造的平等的生命体,应该以公正、合作、友善的

收稿日期:2005-10-20

作者简介:谢清果,厦门大学哲学系科技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态度来相处。这种教义客观上有助于保护生态。还有佛教致力于构建西方净土即极乐世界,指引人们通过净化自我心灵,尊重生命,来达到内心清净与外在寂净的统一。这里就蕴藏着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意向。道教秉承了道家“道法自然”的玄旨,要求信徒以“自然无为”的原则来行事,顺应自然规律,天人合一。道教从“贵人重生”的思想出发,尊重一切生命,甚至以一种泛生命的情怀看待一切生物以外的无机界,要求人的行事以不干扰生命(包括土地)的自然状态为最高法则。这种思想在生活中有助于形成环境保护观念。<sup>[4] (P63-67)</sup>。甚至世界教会理事会于1979年召开会议讨论宗教对生态问题的回应。会议提出了“生态神学”的设想,来研究宗教对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的态度,建立新的信仰与科学的关系。神学家将《圣经》是关于人统治自然的教义,进行新的理解,认为“统治”指的是人对作为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管理人和保护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只有保护好上帝的创造物,才是对上帝的忠诚。从而实现了对生态问题的神学理解与解决。1996—1998年期间哈佛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举办了十几场宗教与生态学的研讨会,有600余名学者就佛教、儒家、道教、基督教、印度教、犹太教、锡克教、伊斯兰教、神道教等宗教与生态的关系展开讨论。由此可见从宗教的角度研究生态问题,乃至建立起生态学的分支学科——宗教生态学,成为大势成趋。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宗教生态学有机组成部分的“道教生态学”的萌动就成为时代必然。

## 二 早有蜻蜓立上头:生成中的 “道教生态学”

道教是一种在不断吸取传统文化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且不断渗透到传统文化中,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特的中华民族宗教。可见,作为一种宗教的道教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就称为道教文化。<sup>[5] (P9-16)</sup> 总的来说,道教文化所倡导的人的生存,是期望能够有机地将自然生存与文化生存有机地统一起来。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人法自然”,也就是说把自然当成文化的核心价值。道教文化以自然的内在价值为最高价值,认为顺自然而生,逆自然而亡,这种价值观是道教文化可提供当代生态文化建设借鉴的价值观。它的超越之处在于不仅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对自然状态的维护,而是认为人作为自然的产物,维护自然状态是人的最高法则即终极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自然也得到了最好的维护。因为自然状态本身就是人的最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种健康的文化必然是对自然状态的最好维护,对自然状态维护的程度越高,那么这种文化就是最自然的,它没有异化,没有产生对人的压迫。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教所倡导的自由、逍遥、平等本身是人自然本性的张扬,无须刻意,也不能刻意,也是人的最自然、最健康

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说,道教话语中的“自然”,主要是指词源学意义上的“自然”即自然而然,当然也不排斥近现代“自然界”这一意义上的“自然”,这种对自然及其状态精心呵护的价值观念,深刻地影响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罗尔斯顿说,“道教徒的方法是对自然进行最小的干涉:无为,以不为而为之,相信事物会自己照管好自己。如果人类对事物不横加干扰,那么事物就处在自发的自然系统中。”而且,“‘道’所解释的自然,成了人类行为的规范。”<sup>[1] (P269)</sup> 这是因为“西方的生态学理论似乎与东方的规律达到了阴阳互补。关于道教,在《道德经》第40节表达的观念是“反者道之动”(反复、循环是“道”的运动)。这思想是与近来形成的生态系统的理论的科学观点平行不悖的。”<sup>[1] (P268)</sup>

在古代中国,在处理人与自然的观点,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道法自然;二是,人定胜天;三是天人交相胜。但总体而言,包括道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是天人合一,注重天人和谐,以“和”作为主要的价值取向,追求人的活动以不伤害自然及其状态为最高生态原则。生态文化的建设依赖于对传统文化注重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等方面的汲取,道教便是其中重要的思想资源。道教对当今生态文化具有可借鉴的地方主要有:(1)人法自然,高举自然价值,并将自然价值作为文化价值的基础;(2)天人互盗思想,即人对自然是可以能动地利用,自然对人也有巨大的反作用。它暗含着人对自然的责任,爱自然就是爱人类自己。

“道教生态学”意在挖掘道教文化中蕴含着可供生态学借鉴的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与作为一门科学的生态学一样,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个统一生态系统,自觉不自觉地致力于维护、改善生态系统,并把这种行为视为最高的道德律令。还认为人与自然是互动的,任一方产生问题,必将对另一方面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致力于保持关系的良性互动,并以此来保持关系的和谐而不伤。正如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倡导“尊天重地贵人”<sup>[6] (P726)</sup>的思想,追求天、地、人“并力同心”而致太平。在太平社会里,天地人不相伤,而是相互和谐,三者是天生、地养、人和的关系,人只有致力于天地人和谐,行大顺自然之法才能处于天地之间。

乐爱国先生慎思明辨,把握住“道教生态学”呼之欲出的态势,发挥自己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宗教及其与科技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项目“道教生态学研究”,于是便有作为课题研究最终成果的《道教生态学》一书在2005年金鸡报晓的时候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认为“道教生态学”是道教意义上的生态学。道教凭借其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与现代意义的生态学相似和相通的思想与观点。换句话说,道教生态学是道教视角下的生态学。它致力于从道教内部自组织出与现代生态学可以进行对话的系统

理论,从而丰富发展生态学研究。“道教生态学”的生成得益于深厚的中华文化渊源。比如神话所向往的自然和谐的美好世界,《周易》中蕴藏的生态自然观及其万物同源和阴阳八卦思想,儒家追求的“与天地参”、“仁民爱物”的境界和“以时禁发”的思想,还有老、庄、列以及黄老道家所阐发的生态智慧都成为道教生态学的理想源泉。作为一门系统的生态学,应该有它深刻的哲学基础,“道教生态学”也不例外。它的哲学基础便是道教哲学,而道教哲学是道教在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精粹基础是,经过神学改造而演变而成的。“道教生态学”,首先,从其“万物根源于道”的宇宙论中领悟人与自然万物同类同源,应该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自然;其次,从其“三气五行八卦”的结构论中认识到万物必须遵循自然和谐规律、万物之间(包括人)是可以彼此感应,从而合理地内含有爱护自然的生态意识;最后,从其“有形皆含道性”的本体论,感悟人与自然万物是平等的道理,具有深刻的生态学意义。

“道教生态学”作为一门新生的学科应该有其理论的构成要素。乐爱国先生概括出三个方面:其一是追求人天和谐的“天人合一”思想;其二是,尊重天地自然的“天父地母”思想;其三是保护环境的“道法自然”原则。从而构建学科的理论框架。

“道教生态学”作为道教视野下的生态学,带有显明的道教特征。道教是以“长生不死,羽化登仙”的宗旨,呈现出“贵生恶死”的特色,因此,它具有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进而由于对生命的关注,将自然视为生命有机体,从而衍生出生态伦理思想,自然,道教的生态伦理是以生命为中心,并且把生态伦理看作是通向修炼成仙的阶梯。总的来说,道教的生态伦理并不是为保护生态而生的,恰恰是其作为宗教的合理外延。

在道教神仙信仰的语境中,神仙总是生活在洞天福地这样的环境中,这种环境无疑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也是最为生态的。而为了找到这们的地方,道教发展出堪舆术,努力去营造良好的居住环境。在道教看来,仙境并不是人人都可

以进入的,为了有资格进入,必须严格地遵守戒律,在这些戒律中不乏保护自然万物的行为规范,闪烁着生态思想的光芒。善书一定意义上是作为道教思想(包括戒律)世俗化的产物,有着相当的内容涉及教化世人应该爱惜自然万物,处理好人与动物、植物的关系,这可是修道成仙的必要条件。<sup>[7]</sup>

由上可知,乐爱国先生的大作着重从人与自然关系来考察道教对生态学的可能贡献,奠定了“道教生态学”研究的里程碑,提出“道教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纲领,但它并不没有因此穷尽了“道教生态学”的研究。因为生态问题是个具有长期性、整体性的问题,道教对生态学研究的贡献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深入研究。一方面,乐先生概括出的许多道教生态思想可以继续深入专题研究,比如道教生态建筑学,道教生态伦理学等;另一方面,可以拓展道教生态学研究的视角,比如扩展到政治领域,研究“道教生态政治学”。

我们期望随着《道教生态学》一书的推出,《佛教生态学》、《儒家生态学》等专著也将出雨后春笋般涌现,从而彰显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乐爱国著《道教生态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

#### 参考文献:

- [1][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科学伦理学与传统伦理学[A].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2]李培超.自然的伦理尊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3]余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4]钱俊生.余谋昌主编,生态哲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 [5]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6]王明.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7]乐爱国.道教生态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